

鎮亭山房文集

孫寶慈
敬書



鎮亭山房文集卷七

鄞 陸廷燾

己雲

魏午莊方伯移藩新疆贈序

新疆古西域漢時設官曰戊己校尉唐曰安西都護然
弗能統壹也 皇朝受命一定準部再定回部蔥嶺以
西若履帷闥自將軍都統辦事大臣領隊大臣以下隸
軍籍者萬九千人北路屯田二十三萬八千六百餘畝
南路四萬九千四百餘畝屯丁十有餘萬歲徵米十四
萬三千石有奇中外聯絡首尾相應偶有竊發旋就殲
除循是術也雖百世不變可也同治初元陝回搆孽關
隴震動洊及新疆湘陰相國率師討平之 奏改新疆
爲行省議久未下繼事者侍郎劉公復以爲言有 詔
報可卽以侍郎爲巡撫而移甘肅布政司魏午莊方伯
承宣其間方伯固從相國平回逆號知兵者也於是行
有日矣省中僚吏相與飲餞爲之錄別酒半督學使者
陸廷燾執瓊而起曰方伯此行將以何者爲急乎 天
子所以命方伯者意何屬乎往者天山南北外部環峙
爲我屏衛敵雖狡焉思啟實未徧處乃自并敖罕哈薩
克安集延諸部落以來浸踞我伊犁矣今雖索還彼其
心曷嘗一日須臾忘伊犁哉語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

以備之備之之策守爲正戰爲奇和爲輔其大較也守
之之策徵兵則煩轉餉則竭不煩不竭而可重邊防者
莫若復當年屯田夫涓涓之流今猶未塞也酌酌之迹
今猶未湮也事不師古而能久長者非所聞也嗣而理
之雖難實易雖勞實逸且方伯之職古之諸侯受命專
征以討不庭者也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繼之曰肇
敏戎公用錫爾祉蓋其時淮夷未平命召公布政江漢
間勞來其人民以廣德惠而底成功大旨猶遣師命將
云爾今方伯綜文武之材膺屏翰之寄承 天子命以
藩是邦也豈惟是朝夕庀乃職事以僥倖於一日之安
哉其簡徒旅峙糗糧樹營柵增堞堡固疆圉用能強夷
賓服邊境乂安百年之間偃然不復再見兵革土田附
庸之錫將比召公當日事焉若夫化引弓爲冠帶變旣
帳爲室廬府庫充溢禮樂雍容異時風會所開必有日
新月異而歲不同者俟之可也非今日之所急也非
天子所以命方伯意也方伯曰使者言不及私而引公
義以相督教實有合於古人贈言之義敢不拜嘉遂序
而書之以壯其行

余讀歸太僕送周指揮序而竊有感也太僕之言曰余初來京師時邑縉紳毛文簡朱恭靖顧文康皆位公卿餘則亦爲學士與諸從事咸在朝列今數年來諸公皆已謝世其居貴仕爲京朝官者非復往時之盛嗚呼吾鄞今日何以異是鄞處浙之東鄙濱海爲國而包天台四明之絡土生其間多克自樹立有所表見而衣冠之盛則始於兩宋有明一代卿相師傳駢肩疊趾若楊陸屠張尤稱世家入國朝來亦稍稍替矣而余自甲子試京兆時則童少宗伯章祭酒趙廷尉張少宰諸先生

先後以翰林直禁廷而沈桐甫侍御張竹晨方伯並雍容簪筆給事樞垣若閣部之屬固未易一二數少宰尋由南齋入侍經帷爲天子朝夕訥誨之臣越歲癸未廷尉復以江甯道內召爲太常卿直上書房而是歲浙人預館選者八吾鄞得其三是時余方視學隴中聞之竊慮極盛之難繼逮余去冬再以服闋還京獨張君肖葑在焉併余而爲二蓋曾未十年而前後盛衰之不同乃已如此或曰此非獨吾鄞然也自永嘉黃副憲在告浙以東無列卿寺者又不獨浙東然也合浙西京朝官而與今歲試差者無慮至三四十人而月餘來

尙寂無一人焉奉簡書而將事何獨勤爲衰乃未幾而君旋拜典試楚北之命以是知吾鄞固不後於他縣而亦由衰而之盛者機也且夫陽之極而爲剝陰之極而爲復循環之理也天道一年而一變人事十年而一少變又數之可知者也繼自今吾邑人偕計吏而來者衫佩相接冠蓋相邀穆穆布列咸位於朝其可預券也將昔之由盛而衰者以余持其終而今之由衰而盛者以君開其始也抑余更有說焉吾鄞自漢大里黃公高商山之節其後以名節著者史不絕書卽余所及見諸老先生咸能守道以守其官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則夫守鄉先生輩之成法以待後來者之則效余與君其又奚讓焉若夫取士之方與夫採江漢之風以上之史氏者君自優爲之而以余之謏陋固不能有所贊益也於其行也遂書以爲贈

邑侯黃岡徐公去任序

治亂國用重典昔子產以之治鄭武侯以之治蜀王景略以之治秦胥是道也漢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蠡起龔遂單車詣府敕屬縣毋逐捕使之賣劍買牛從事田間盜化於善論者謂漢時風俗猶古故可結以恩義而非可施之於晚近今寇賊充斥得一威信重望之吏以猛濟寬亦可謂審於時勢矣而忌者陰構之使不得竟其效嗚呼媚嫉之臣可與朝夕共事也乎哉黃岡徐公以光緒己亥冬由烏程移治吾鄞其時邑東南花會盛行花會始閩廣間大約如意錢之戲注之一而償以三

十思無知者惑之婦女尤豔之往往乞夢於土木之靈乃至平原曠野荒墳敗塚露宿其旁不以爲恥公下車之始廉得其實卽舉以相告且曰此風不戢吾何以立民上余起拜公亦答拜未旬日間獲其渠杖殺之以後遂肅然無敢犯越明年庚子春北方拳匪事起京師戒嚴沿海各郡在在設防而吾鄞華裔雜處羣不逞之徒遂散布謠言乘機竊發衆情危懼公乃嚴保甲聯卒伍簡軍實時糗糧倡辦團練躬督率之於是桀黠者憚不敢發伏匿於四明山谷間其在新岬之交者遙爲聲援勢張甚公聞之密使人覘其出沒之徑得其要領乃潛

夜率百人馳抵其巢執渠魁置之法方是時積雪沒脛
朔風吹肌膚凍欲裂山石礮礮布荆棘皆滿公短衣腰
刀芒鞋布鞵滅燭行三十里許從者僅數人賊有伏林
莽者將狙擊之其黨止之曰是好官不可犯姑徐之俟
其去乃得恣所欲若以衆心嚮附中人所忌豈能久於
其位而公果以明年辛丑六月告諸大府捐升道員以
求解任大府慰留之至再至三而吾邑中上自縉紳先
生下逮負販細民百計挽留之雖橫裙椎髻之衆亦力
尼之終不可得於是行有日矣四鄉之民其持牌繖之
屬走相送者日以千百計旣行凡經過之處張燈結彩
戶以水一甌香一炷爲餞街衢雜遝至擁馬首不得前
余亦偕鄉士大夫送至江干相嚮而哭聚而觀者莫不
淒然淚下嗚呼公何以得之於吾民如此其深也夫時
事方艱而大吏環顧東南方倚公爲重則不可去地方
有司憚於交涉之事而遠人信服無敢撓公者則不必
去以吾民之愛公而公之愛吾民宜其戀戀於茲土也
則不忍去而公決然去之若惟恐不速嗚呼可以思其
故矣公名國柱字容齋湖北黃岡人其在烏程亦卓著
政聲云

李杲堂先生輯甬上耆舊詩例以薦紳布衣爲綱而冠文大夫種大里黃公詩於首蓋吾鄉詩學元胎已分仕隱於兩途矣唐以降其仕者若賀季真樓攻媿袁清容諸鉅公皆以詩名後世而隱逸之士或尠傳焉有明中葉大司馬張公奮起壇墀其以布衣從而翼之者則有呂中甫楊伯翼諸先生而以櫟社長沈先生爲最著國朝康熙間全吉士續耆舊詩百四十卷所錄布衣詩較薦紳爲多近數十年鄉人言薦紳詩者翕然稱餘山陳先生無異詞矣而布衣或難其人余則請以蒙莊黃

先生之詩當之先生幼棄舉業壯歷四方足跡所至浮江淮以達南海探幽燕而窺河洛與名公鉅卿上下其議論名重幕府歸而與二三朋舊結社南湖嘯咏以終其年可謂備布衣之遭遇矣顧陳先生繼雅堂集風行海內泰興吳少宰師至謂足與四明並峙而先生歿三十年亦卒無人頌其詩者夫豈以所業之詩爲不逮陳先生遠甚耶抑以功名之顯晦爲詩遇之窮通耶是不可知也吾友毛君溪芷幼時以工屬對爲先生所知妻以女之子今將刊遺集而獨任校讐之役徵序及余余惟先生詩其老友王君論之已詳可勿復言而其可傳

者布衣薦紳自當與陳先生並雄一時百世而下其不以吾言爲阿好乎溪芷又言先生族人攜其詩以謁某觀察於滬上觀察極賞之然則以視少宰之於陳先生爲何如也而若溪芷者亦庶幾不負知己於地下矣

鎮亭山房文集

卷七

曹吉三前輩詩序

始余成進士出茂名楊先生門曹君吉三前輩先生同年友也時亦分校禮闈余因先生以見於君及入詞館復以後進禮謁君然固未能深相識也後十年而余視學甘肅君適權臬是邦而楊先生又來典試事相見歡甚情日以密以是識君之爲人旣先生以瑣闥卽事詩徧徵和章君出所作以示而余復用東坡聚星堂韻首倡公讌詩君繼之逮先生還京師余與君皆送至二十里而返歸途所述則君倡之而余繼之矣今集中所錄者是也以是識君之爲詩而君若以余爲可言詩也者嗣有所得必走相告詩筒往還往往衙鼓夜寂重門下鍵猶從穴隙中傳遞一日哀前後所爲詩若干首屬爲之序且曰欲使後世子孫知吾兩人相與之誠余諾之而未有以報也今君奉太夫人諱行有日矣其不可以無言蓋自斯世士大夫熟於世故周旋無弗至也進退無弗嫻也言語應對無弗慎且默也卽作爲詩歌往來贈答無弗工且密也而求真意之存什不得一二焉近人姚惜抱有言今之工詩如貴介達官相對盛衣冠謹步趨信美矣而寡情實夫亦深悉夫仕途之情僞而託諸論詩以發其隱耶觀於君之爲人而君之詩亦從可

識矣而余獨憾夫十載京華同館追陪宜可識君而不
識旣識矣曾未數月而君舍我以去然則余將何以爲
情也哉君嘗於楊先生座中爲余言母老多病有棄此
而歸爾余曰君如欲歸待吾秩滿可乎先生曰然今已
矣故於其歸也爲序其詩以道惓惓兼欲諭之楊先生
也



爲譚文卿前輩擬武林掌故叢編序

武林爲東南一大都會湖山名勝甲於天下自五代之季錢氏竊據後二百年南宋徒汴而都蔚然成帝京風物綴古之士往往考其制度名物城郭宮室山川道路與夫名公鉅卿騷人墨客之所題詠下逮屠沽走卒浮圖老子者流神仙怪誕耳目不經見之事其軼乃時時見於他書國家當康熙乾隆之際海內艾安民物康阜武林尤號繁富維時車駕前後再四臨幸山川草木光華煥發咸若爭妍獻媚於帷宮帳殿之前以供聖人之悅豫而當時文學侍從之臣復能雍容揄揚歌

頌盛事載之於冊垂爲掌故余自同治丙寅由御史出守杭州其後再來撫浙欲求向時輦路巡行之處已莫能得其髣髴而湖上苑囿臺榭與琳宮紺宇金碧相映者亦俱付之榛莽荒穢之墟蓋更大亂之後雖稍稍修葺之不能還其朔也今年春丁松生徵君以所輯武林掌故叢編凡八冊遠寄隴中且屬爲序覽之恍若重履其地而轉悵然於盛時之不可復覩方今天子顧念東南之民方出水火蠲租減稅壹意與之休息二三僚吏承宣其間常令公私寬然有餘而後興廢舉墜可重見承平之盛余去浙又五年矣意必有日新月異而

歲不同者徵君其幸有以告我也亦以見鄙人之拳拳
於去後者不獨以其湖山之美流連於賓客遊宴之娛
而不能一日忘也若夫茲編所錄搜輯之富徵君攷覈
之勤則農部袁君言之詳矣可勿贅云



錄序曰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 天語煌煌而後入
之生平事業愈昭千古竊嘗難斯意以讀公之文章而
知其亦有然者夫 浩然之氣宇宙間之正氣也
在於天為日月 在於地為江河之奔放其在
於人為東嶽 五嶽為文章亦必具
明於大 五嶽伏之能知
守抗 守抗
莫能釋其 莫與
朕者亦俱付之 之
拾遺之不能遺其 也今年春予移牛
之 且亦出 夫
錄史 錄史
不而皆燦燦其 以 以

重刻楊忠愍全集序

前明楊忠愍公負剛強不屈之氣殺身成仁大節凜然載在史冊已顯白於身後矣遭遇 聖朝 世祖章皇帝追崇遺直復比於式閭封墓之榮恭讀 御製表忠錄序曰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 天語煌煌而後公之生平事業愈昭千古竊嘗推斯意以讀公之文章而知其亦有然焉者矣蓋浩然之氣宇宙閒之正氣也其在於天爲日月之光明其在於地爲江河之奔放其在於人爲秉節不二心之臣而其人之發爲文章亦必昌明博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無廻互隱伏之態如昌

黎之於文少陵之於詩是也公雖文法不如昌黎之變化詩律不如少陵之謹嚴要其言之高下與聲之短長則皆以浩然之氣流行其閒燦乎如日月之經天而莫能掩也沛乎如江河之行地而莫能禦也卓卓乎如自寫其秉節之貞經千百端之挫折而莫能渝也豈非養於中者有素而所發於外者卽脫筆肆口之餘亦直抒胸臆而不可遏抑者乎公之全集近刻於江浙間者凡數本隴中或鮮其書方伯魏君觀察周君念邊方之知嚮學自公尉臨州始數百年來士之沐浴於其教澤者猶有聞風興起之思不可無公全集以遺之讀乃出藏

本釀資重雕既成授余序之余方視學是邦每以讀書
養氣爲諸生勗誠使讀是書者由是而充養其氣異日
事業文章安在其讓古人耶是則方伯嘉惠士林之至
意而余乃更幸其相助而爲理也於是拜手而爲之序

鎮亭山房文集

卷七



...其業文章安亦其鑿古人相景頌文...
...養氣爲諸生勗誠使讀是書者由是而充養其氣異日...
...本籍資重雕既成授余序之余方視學是邦每以讀書...

世史蒙求序

寶齋學博余壬午錄科所取士也覽其文有根柢知其必有撰述及來謁果攜所著世史蒙求一書見示上下五千年中綱舉目張井井有條又復博採羣書旁通曲引讀史者之繩筏也余因延主家塾使課瓊兒學博循循善誘啟迪不倦而又以敦品立行爲弟子勗隴中人士合經師人師而一之者舍學博奚屬焉今余秩滿將歸而學博先一月解館而去瀕行屬書所著書數語於簡端三年以來余每於公餘之暇與學博縱談古今昕夕靡間啟予之助獲益良多今當遠別天涯地角相見何時念此不覺淚涔涔下也

鎮亭山房文集

卷七

一五

世史蒙求

聽月樓詩序

曩在京師交慈谿嚴小舫觀察是時觀察爲人佐會計
余推其五行當富貴非齷齪以終者今果然矣觀察善
書畫兼能詩嘗爲余扇頭畫蘆雁題詩其上詩曰暫依
秋水宿汀洲終共鯤鵬變化遊啣得一枝輸作稅不教
關吏苦羈留余甚驚喜叩其所以則其尊甫笠舫先生
所教也去歲秋八月浙中大水吾郡尤甚朝廷發帑
金賑災區事下有司而以薦紳之在籍者佐之於是觀
察方自津門假歸余因引與共事一日宿余鎮亭山房
出其尊甫所著聽月樓詩稿屬爲之序余因歎先生貽
謀之遠而觀察之能善成先志也今夫綴學之士窮日
月之力出應當世冀得一當而所遇輒左乃遂改而他
圖又未嘗不思垂之著述以僥倖於身後之名顧或身
歿無子或有子而貧乏不能自振雖其家藏之本亦卒
付之煙銷灰滅而無能存其什一太史公曰莫爲之前
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微觀察孰能貽先生以
令名傳之永永而無紀極哉刻旣成而觀察亦將返津
門因書以授之俾弁諸首

四明酬倡詩序

四明之見於詩自唐元宗送賀秘監歸四明始其酬倡詩則自皮陸之詠四明九題始蓋吾鄉詩社之先聲也嗣是而宋元祐間有若豐清敏周鄞江建炎間有若汪太府薛衡州王宗正乾道淳熙間有魏文節史文惠張武子朱新仲諸公咸淳間有高尙書陸少監汪汀州諸公及其季世以深甯叟爲主盟而寓公若舒闔風劉正仲之徒咸與敦槃之會有元一代以袁清容蔣靜遠爲一輩以鄭以道蔣敬之王遂初爲一輩明之詩社洪兵部屠尙書張東沙楊沔陽全宮詹爲林泉雅集歲無虛月至甲申以後林雪蛟朱柳堂諸公猶於蠓灘鯨背間爲汐社之吟國初以來鄭高州寒村姜編修湛園董秀才缶堂舒廣文後村變騫殺之音而返之正始繼之者則胡京兆鹿亭張大令萼山是也謝山先生自京師歸約陳南阜錢苻庭李甘谷胡君山諸公爲眞率會於是其有勾餘土音之集而詳敘歷代詩人於序文中其官斯土者或闕焉余嘗考之宋時郡守錢公公輔有衆樂亭詩和之者爲司馬溫公光王荆公安石邵公亢吳公中復鄭公獬王公益柔若而人劉公理有月湖十洲詩和之者爲王公亘舒公亶陳公瓘若而人潘公良貴有

三江亭詩和之者爲蔣朝議璿王少卿琦王侍御伯庠薛朝奉朋龜若而人明則胡梅林建牙蛟門幕僚如徐天池沈嘉則皆有倡和詩至邑令而倡爲詩莫近於錢竹初明府維喬其題竹園壽集圖和之者嘉定錢竹汀大昕鉛山蔣心餘士銓仁和葉登南藩吾邑屠雁湖本堂而與城西范莪亭孝廉詩筒往還往往月得八九武昌黃公以名進士捧檄來浙歷宰劇邑前年冬由錢塘來權縣事下車伊始卽有和錢公小林栖詩尋以留別錢塘詩分貽鄉士大夫屬而和者如宮商之迭奏公因輯而存之他有所作亦並附焉而吾門黃駿孫太守用

聚珍板排印之集成問序於余夫 國家當乾嘉之際民物殷阜四方無事八裔奉土敬關蒲伏請命下吏左右侍從之臣雍容揄揚潤色鴻業其出爲牧伯者若曾賓谷盧雅兩諸鉅公皆開閣延賓分曹授簡極一時賓從之盛而吾邑幸際承平家給人足絃誦之聲達於閭巷官斯土者不事催科而財賦充溢不煩鞭扑而獄訟衰止公餘之暇因得與此邦人士賡唱迭和譜爲風謠以備輶軒之采擇何其盛也今去錢公之世百年聞耳時移勢易非復曩時之盛而風會所趨改科舉者至廢韻學然則公之有此舉也非特錢公之流風餘韻賴以

不墜或庶幾挽回風氣於萬一云

鎮亭山房文集

卷七

一元



不墜或庶幾挽回風氣於萬一云

詒穀堂遺稿序

咸豐間胡文忠開府鄂中一時材雋之士咸羅而致之幕下其最著者若羅忠節王壯武李忠武兄弟而武昌黃虛舟先生亦其一也先生少時慕陳同甫之爲人負其縱橫馳驟之才與當世名公卿上下其議論如干將出匣其鋒鏖之銳足令千夫辟易旣而讀考亭答同甫書乃惕然自警深自斂抑返求之於存養省察之學而不欲以才自見故於詩文不甚措意偶有所作往往棄而不錄又經兵火後散亡殆盡先生歿後文孫鞠友明府始稍稍搜輯之釐爲文三卷詩一卷合之爲詒穀堂

遺稿而先生之弟子嘉先生詩並附卷末刻旣竣屬余爲之序蓋嘗論之士當伏處田間懷抱利器温温無所試及夫王公貴人交相引重宜若可茅茹策征同赴功名之會今觀稿中上曾文正書其論奪情事證經引史審度經權而其規畫天下之形勢謂九江之師可以便道而收安慶不可以旁及而定豫章卓識鴻猷以視忠節諸公何多讓焉而諸公功在寰宇名藏太府先生獨隱約終身不竟厥志卽有撰述亦存者無幾豈非命爲之耶雖然天之報施不於其身於其子孫今明府方令吾鄞卓著政聲游登上考行將光大門閭以揚乃祖之

休烈於無窮矣讀是集者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夫是爲序

鎮亭山房文集

卷七

三



正誼堂文集序

傳有之言有物行有序斯二者其行文之樞要乎雖然未易言矣從容乎道德之途游息乎詩書之府而又熟於左國以來相承之義法神明而變化之而後發之於文如張五都之肆足以應萬物之求如馭輕車駿馬於平原曠野之中而不失其步驟吾友董君覺軒與余同舉於鄉先後成進士出宰江右其政績多有可紀自其少時已有志於古文之學發先人藏書數萬卷上自六經旁及歷代諸史下逮百家諸子與夫雜家小說者流過目而成於誦故其文繁稱博引足以達難狀之情而

秩然咸中於條理今取其集讀之知其於吾言必有合也始余弱冠後館陳氏之舊雨草堂而君館徐氏之城西草堂是時余與陳氏昆季方爲科舉之學力務進取而君與徐柳泉先生習獨好爲古文岸然而負異余嘗語之曰勤一世之力以僥倖於後世不可知之名君之爲古文是也夫文之傳於後者未有不傳以名位而聲施遠焉者也且上之所以求士與士之所以自待者將第爲後世之名計耶君用其言由是稍稍爲科舉之文亦遂取科第以去以循吏稱今距君之歿已八年矣他所撰集多已刊行惟古文二十四卷藏於家未付削氏

今年春其女夫忻祖研茂才將校刊之間序於余且屬
爲刪定余惟君之文皆其晚年所手訂而余嘗參酌其
間無庸更易丁敬禮有言他日誰相知定吾文者念此
益不敢以意爲去取矣獨念交君前後垂四十年蹤迹
所合於兩草堂爲多逮余自隴中旋役而君亦歸自江
右時徐先生與陳氏昆季皆已前卒獨余與君猶得於
晨星寥落之餘幅巾杖履時相過從而君意氣猶昔靳
靳於文字之間不改初度自君之歿而余以孤輪隻翼
益漠然而無所嚮今檢君遺集泚筆而爲之序蓋不知
涕泗之何從矣

鎮亭山房文集卷八

鄞 陸廷黻 己雲

抱泉山房詩文集序

紅木屋產象山宋南渡後始著於時至今載職方志咸豐季年邑子王研農舍人暨其兄紉香部郎創詩社因以名其所居之館延鎮海姚復莊先生爲祭酒余同年董覺軒明府郭晚香孝廉先後主其家實左右之東南諸名士詩筒絡繹不絕於途壇坫之盛爲海濱二百年來所未有研農負其聰明特達之材旣得其兄所指授而又得良師益友朝夕觀摩故學日益深文日益富所著古文若干卷駢文若干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古文以雄直勝駢文以幽蒨勝詩則無格不備而有合於風人敦厚溫柔之旨皆可傳之作也今夫弓與矢恆相需也而弓人不能爲矢矢人不能爲弓業各有所專也予以齒者去其角予以翼者去其足物莫能兩全也以曾子固之文而不能詩以杜少陵號爲詩聖而無韻之文至不可讀卽研農師友間覺軒晚香皆工詩矣而覺軒能爲古文不能爲駢文晚香能爲駢文不能爲古文復莊駢文突過前人詩名滿海內而古文之流傳者絕少蓋兼人之技固若是其難也昔人謂曝書亭集雖不能凌

敬亭山館詩序

吾鄉全謝山先生撰浙江草塘通判鮑君墓志稱其精於吏事而癖於吟詩每升堂聽訟得句輒書於牘尾雖以李敏達馭吏之嚴禁之不能止上元梅君鸞臣亦好爲詩而官於浙江者也宦轍所至於其山川城郭風土人情各繫以詩各以其地名其集而留吾郡前後幾二十年向嘗於童菴舫農部處見其詩農部告余曰梅君不獨長於詩鉤稽簿錄精曉吏事當軸恆倚之以爲重其時猶未識君心識之不能忘歸田後始相與往還因有倡和之什其贈余詩有句云詩窮媿作都官語乞序

鎮亭山房文集

卷八

三

廬陵玷巨賢所以推重之者甚至索序之意甚殷余謝不敢承而君於彌留之際猶諄諄命其子力伸前請今嗣君敬銘抱其遺集謁吾徒而來其又可以不文辭耶雖然吾何以序君詩耶且君之詩秦觀察已先我序之矣其曰古體發源於杜韓衍流於歐蘇近體則宗中晚唐風格於梅村竹垞爲近而總括之曰沈博奧麗清和婉善各盡其妙嗚呼盡之矣吾無以益之矣獨念以君之才使其出入承明雍容揄揚潤色鴻業度不難頡頏燕許不然或以一官一邑自效文章政事同條共貫亦必有異於尋常俗吏之所爲而乃投閒置散浮沈下僚

卒無有起而振之者卽在吾郡一權鎮海縣事未及三月亦不能竟其所施以視鮑君之迭膺煩劇游陟上考固有間矣甚矣詩之能窮人也讀其詩未嘗不悲其遇也今且山邱零落殯宮之旁漸有宿草欲求如曩時抽毫命牘更唱迭和不可得矣人琴之感又烏能已也其重可悲夫

鎮亭口房文集

卷八

四

與何志夫

山今且山邱零落殯宮之旁漸有宿草欲求如曩時抽毫命牘更唱迭和不可得矣人琴之感又烏能已也其重可悲夫

崇實書院續集文序

國家沿明制以制義取士鄉會試後場益以經文策文其試之 殿廷者有論疏有詩賦而學使者歲科兩試專試古學場有經解及雜著等篇蓋深望斯世有通才而又慮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士之負一材一藝者末由自見也崇實書院之設浙東觀察使者無錫薛公倡於前儀徵吳公大於後課士之法悉準 功令所以取士之意薛公既刻書院文爲初集而吳公復編抵任後所錄文若干首屬余選續集且爲之序今夫張五都之肆必阜於貨賄而後不匱於眾人之所求環九涂之軌必熟於徑路而後不迷於歧途之所嚮入角藝之場必取之精用之宏而後不謬於有司之繩尺向嘗校士隴中於制義則取其清真雅正而深於理法者於經文則取其樸茂淵懿而精於訓詁者於策文則取其周給敏辨而切於時務者論取其縱橫馳驟而不軼於法度也疏取其旁通曲暢而不閤於事理也詩賦取其綺麗穠縟而不背於格律也餘或因題以製體因文以見道而皆期與古人不遠茲編所選猶初志也抑猶有說焉士生無事之日窮而在下則歌詠太平達而在上則著作承明以是爲盡職已耳不幸強鄰環伺時事方艱原上之

所以求士與士之所以應上之求者豈徒沾沾於文字
之末哉約之身心之學以植其體博之經濟之途以擴
其用本末輕重之間可以知所自擇矣余以去春忝權
斯席辱吳公誣諉之勤再辭不獲固期收教學相長之
益抑猶望同學諸君志澄清於攬轡之初扶天日於再
中之會俾衰朽之年覩中興之盛藉以補生平未竟之
志因茲序而縱言及之蓋不能無概於中焉是爲序

新刻陳本堂先生全集序

吾鄉陳本堂先生被服儒者學有體用治爲郡縣最厄於權相不得行其志宋亡遜迹荒野自署嵩溪遺耄以著書終其書舊藏浙江汪氏乾隆時搜輯四庫全書始著之錄原目稱詩三十四卷詞五卷雜文五十五卷講義二卷已佚合之得九十四卷奉川孫君玉仙旣刊松鄉集成晤先生裔孫鶴亭茂才謀刻是集乃據其鄉塔下三石諸殘本從文瀾閣本鈔補之於九十四卷中又闕其四而講義二卷益不可問矣刻旣竣屬序於余按提要謂集中詩多沿擊壤集派文亦雜語錄體又

不免獎借二氏過當徒以宋人舊帙備存一家蓋有微詞焉而余獨念前代著述卽自南渡後已無慮千數百家而傳者無幾唯夫忠臣義士淒風苦雨之音急管哀絃之響不可以登諸清廟明堂者亦往往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雖其詞無甚足觀甚且摧殘蔽抑於風霜兵燹之餘卒之若存若亡不絕如縷其精氣亦自不可磨滅第遲速顯晦亦若有數焉存乎其中爾謝山全氏哀錄勝國諸忠單文隻義猶思鉅之梨棗以永其傳非以其文也其繫乎人心世道者匪淺鮮也况如是集之浩博顧可聽其湮沒而無聞耶今是之舉孫君殆猶此意

慈溪趙氏斯文會序

族望之盛必有數百年衣冠禮樂之留貽而後嗣之繼起者率能以文學世其家其間一二賢達之士復振興而鼓舞之華門鼎閣冠冕儒林用以贊 國家右文之治固不僅銑冊之藏爲家乘光也趙氏自宋南渡後其子孫散處四方居吾郡者亦有數族慈溪趙家洋一支則燕懿王之十世孫諱與懿者是公以天潢之貴儉若寒素潛心理學見諸日用實爲慈湖入室弟子而得吾家象山之嫡乳者裔孫韭山先生以八月八日爲公忌辰合族中之士祭於其堂其沾一命之榮者亦與焉

鎮亭山房文集

卷八

九

尋割已田十畝以贍其資歲以爲常名之曰斯文會夫豈以甲第之榮矜纓之美誇示閭里哉將使居庠序者勵潔清之修而以孝弟端其本登廊廟者懷匡濟之志而以忠敬將其誠其他以異途進者亦必慎重名器砥礪廉隅以蘄合於儒者之爲登斯堂也有不慨念前徽眷懷明德謹守先人之遺澤以無墮理學之家聲乎此則韭山先生之志也余於趙氏始識瑾伯農部於都中繼乃徧交其族之賢者會旣成農部屬書其事象山之學賴趙氏而昌其傳是亦與有淵源焉因不辭而爲之

序

慈溪趙氏斯文會序

慈谿縣志序

代

一邑之中而有理學大儒出焉人品學問足以儀型百世後之學者咸資準的而不爲異端曲學所惑學術之正其所沾被者遠也宋世學術安定泰山導其先河南二程夫子承其後元祐一朝號稱極盛自王安石倡爲新學熙豐小人從而附之逮崇甯時改易官名罷黜選舉取士之格必由鄉校而升之太學士非此無以爲進身之階而非習王氏之學則亦屏而不錄甚且取王氏新學諸書鏤板行世無知小子略涉新學當事者至僕僕亟拜奉以爲師而不以爲怪而元祐正學之留貽蕩

鎮亭山房文集

卷八

一

然盡矣慈谿固理學之淵藪也在宋慶厯閒若大隱先生適石臺先生醕爲士林所矜式繼起者王穎彥操持堅正不苟趨時蔣季莊鄙王氏之學恥赴科第至南渡後慈湖衍金谿之學東發宗考亭之學彬彬乎儒術之盛照耀史乘沿及元明宗風未墜載在邑志可攷而知也邑志記者謂始於明正德辛未增輯於天啟甲子續修於國朝雍正庚戌垂二百年至光緒初元邑士大夫始纂新志閱十數年而草創始具又閱十數年而刊刻始竣及來問序於余則又閱六年矣余按寶慶志張傳芳注云本慈谿舊志香山智度寺碑有據本縣圖經

語則邑志似不始於明書缺有閒姑勿深考第念今之
新學與宋時所謂新學未免歧之又歧此邦人士必有
守先正之典型作中流之砥柱而不爲風氣所囿此固
觀風者所歡欣鼓舞而樂道其詳者也然則余之敘此
志也不及人材之盛風俗之美而獨斷斷於學術之間
誠以學術之純疵人材之消長風俗之盛衰因之爲轉
移者也而其他有何述焉後之續是編者其不以斯言
爲河漢也夫

定海廳志序代

浙東觀察使轄三府一廳甯紹台三府皆濱海定海廳則孤懸海外舊志以定海爲甯郡之門戶浙東之屏蔽由今言之實中原之關鍵也蓋自古夷狄之患多在西北海禁旣開其患遂徧於東南外夷入寇必由海道必據一海島爲屯聚之地廣東之瓊洲福建之臺灣江蘇之崇明併定海而爲四在在堪虞今臺灣旣非我有而瓊洲崇明尙非扼要之區所最要者莫定海若矣道光庚子英夷先踞定海而甯郡隨之光緒甲申法夷不攻定海而攻鎮海卒受創以去此其明驗也 國朝康熙

間設總兵一設中左右營遊擊三兵力未厚不敷分布不足以壯聲勢而資控制爲今之計莫若添設三營改總兵爲掛印總兵一遇有警可以飛章上達而又仿趙營平西北屯田法於海濱漲塗築塘爲田分授附近居民不征其稅使之無事則共安耕種有事則互相守望而又於汐港可通船可泊岸之處增築瞭臺礮臺而又於附近各島若南田三門灣岱山大榭等處分兵以爲犄角兼通餉道而又選善於泅水者別成一軍出沒波濤之中更番迭擾而又置海底電綫以通消息編漁戶保甲以斷接濟敵人雖狡進無所獲退無所據煤米旣

罄饋餽不繼可不戰而自退耳或曰湯信國經略東南
徙定海居民於內空其地爲荒島英夷之變林文忠來
參軍事以定海爲不可守不如扼重蛟門似定海在所
當棄不知明初夷氛未熾國勢方盛無煩顧慮而文忠
來時定海已失不復議攻若使於無事之日相度形勢
預爲布置當與吾言相脗合矣余以 歲由台州移
守甯郡洊陟巡道定海志刻於甲申重校於壬寅今且
四年司馬某君寄此志請爲續序余惟山川城郭建置
沿革志中言之已詳而其體例之精搜輯之富太和侍
郎已先我言之可無庸贅惟大事記爲舊志所無於武
備三致意焉今倭餽方張有蠶食東南之勢定海在所
必爭不能不爲桑土之綢繆且巡道實兼備兵之職余
之序此志也將思患而預防乎亦在官言官之本旨也

夫

思舊錄序

嗚呼人生哀樂之感至中年而甚不誠然乎哉余自束髮受書九歲出就外傳其閒歷更數師而其所與其學者始特同巷之子耳繼及於同縣矣久且及於同郡矣結納之途浸以廣矣而近十餘年來前哲淪亡儕輩亦多下世今之存爲吾師者什二三焉爲吾友者什五六焉存者聚散未可知而沒者則死生長已矣其可悲也日用常御之物易而置諸他所焉或毀且敗焉有不能忘情者矣而况其嘗受業與夫同方術而通聲氣者哉人事不齊朝露溘逝今欲起九原而流連道故豈可得乎此余思舊錄之所由作也錄者凡若干人人係以傳傳不甚悉姑舉所知者

鎮平山房聯文

卷八

一四

思舊錄序

後當票序 并跋

辛酉之秋里中疫大作吾家病者三人予亦繼病家本貧至是而甚不能具一餐病之中予妻以粥一甌進則仰而起曰吾父母食乎曰食矣吾子及吾妹與吾呱呱者食乎曰食矣曰安獲此曰夫子病矣姑食此曰安所謀而獲此曰夫子病甚矣姑食此食既微有汗尋不藥而愈妻兄自簞溪來簞溪者距城及百里吾外家避亂之所也吾妻愍其跋涉之艱爲之具一饌雖不豐而稱是吾甚訝之旣而視其瓶則儲粟以斗計矣爨之下積薪亦厝厝矣吾始詰其所來則曰自子未病時兼日而食者屢矣及子之病而乃罄無所有也索負者望於門又誰可貸者計惟有當焉爾雖然自吾爲爾家婦靡歲不病亦靡歲不當力又不能贖今所遺者非常御之服卽其甚敝不值錢者也吾謀諸姑得葛衣四棉衣四裹以巾而囑鄰子使質焉而鄰子方以奔走之無暇姑俟明日俟其來而授之而質庫中又以當者環集不能猝投蓋自辰至午而始以錢來也以錢來而始有此粟與薪也而始得有以餼吾子之粥而以供吾客之饌也吾安所謀而獲此也吾聞其言愧甚慰之曰吾非久貧賤者吾贖焉乎爾今歲之當者幾何吾贖焉乎爾吾妻聞

是言而後喜可知也嘻貧矣

此辛酉八月病中作也閱月而大亂作簞溪者吾與
外家皆先塋所在外父先時挈家而往余謀往依之
而倉猝無具時余方爲城中富家擬程墨計篇酬直
每篇可得票錢三千而數月來病不能握管室中空
所有不得已而貸富家票錢五千核之官板制錢僅
三千蓋票錢猶紙鈔以鈔易錢減十之三四以時爲
贏縮名曰貼水吾僅有此數而舟楫廬舍之費皆取
給焉難矣至年盡而食亦盡矣賴先塋旁山數畝材
木可伐籍以易糜粥而延旦夕蓋常思之人當疾病

時忍嗜慾節飲食唯謹逮病稍瘥而侈然縱欲或因
以戕其生吾自舉京兆以至通籍親朋例有餽遺所
入稍充雖貧而非猶夫曩時焉繼此以往其或竊高
官厚祿以僥倖於時苟思貧賤患難時困苦顛連之
狀其猶敢鮮衣美食靡無益之費而改初終之節耶
范文正爲秀才時斷壅劃粥讀書寺中及參大政布
衣疏食不改其素心竊慕焉今於篋中檢得此篇跋
而存之用常以自警兼以示我子孫願無忘此貧賤
患難時也

全鮎琦春明當書記謂當字不見於六經案左傳哀

八年以王子姑曹當之注言求吳王之子以交質交
質者當也是當字見於左氏受業蔡雲章跋

鏡亭山房文集

卷八



質者當也景當字景攸字凡受業蔡雲章跋

八年以王子姑曹當之注言求吳王之子以交質交

贈陳次農宰雲南恩安序

州縣爲親民之官所謂親民者非必家到而戶曉之也非必煦嫗而噢咻之也養之而已矣教之而已矣養不一術而以興水利爲本教不一術而以廢學堂爲先今之設學堂者豈不日以之教民乎哉乃其所爲教教以縱跳是習穿箭之技也教以歌唱是效倡優之爲也教以東西洋語言文字是用夷變夏也君臣父子之倫棄而勿顧詩書六藝之文束而不觀而惟以詖詞邪說蠱惑人心人道幾何而不絕耶積儲者人生之大命也不盡力溝洫何以服畎畝何以實倉庾西門豹之治鄴鄭

國之治秦知此意也吾鄉若王長官之築宅山吳刺史之開新河尸而祝之者唐以來至今不廢而樓異之廢湖爲田一遇歉收咸歸怨焉後之從政者可以知所從事矣夫邊方之民富者什不得一貧者什常八九其性又至愚易爲新學所惑治病者必先祛其外邪而後可培其本原然非有以贍其身家必無以齊其耳目壹其心志自然之勢也抑尤有進焉方今內外交訁法人既佔越南雲南與之界連尤其所覬覦傳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備之然則官斯土者於教養之外不尤當以備兵爲急乎雖然未易言矣古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

四邱爲甸有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
是無地無兵無時無兵民卽兵也後世兵民旣分而縣
官又無養兵之費調兵之符一旦有事其何以應顧嘗
讀秦風之詩矣一則曰王于興師與子同袍再則曰王
于興師與子同澤何爲其然耶上之於民旣飲食之教
誨之矣而又以孝弟忠信固其心勇往直前鼓其氣可
使之戰何有於守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
矣豈虛語哉陳子次農去年以舉人謁選得雲南恩安
以去行有日矣不可無一言以贈夫言之非艱行之維
艱其以實心行之哉

論語補註序

論語正義晉何晏所註梁皇侃疏之宋邢昺再疏之唐韓愈有筆解二卷別有論語註十卷則其門人李翱所編次也宋陳祥道以莊子之說徵論語不免失之駁雜自朱子集諸家之說爲集註至蔡節爲集說十三卷金履祥爲集註考証十卷陳士元續爲類攷二十卷論語之義纖悉靡遺似無所用其補矣明儒戴山劉氏有論語學案近人式山黃氏有論語後案及門石季祜孝廉因取其書參酌之爲補註殆不免於疊牀架屋已然鄭汝諧論語意原頗與集註不合而朱子不以爲嫌張栻

矣已論語解不盡從集註而朱子亦不復爭蓋聖賢之語所包者廣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固不必苟異亦不必苟同况義理愈研而愈出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安見今不逮於古所云耶然則孝廉之爲補註實亦朱子之功臣固不類於毛西河李剛主之專主辨駁矣獨惜孝廉潛心稽古別有心得而其學不大顯於時甫及中壽墓木已拱此則吾黨之士所爲歛歔太息而不能自己者也猶賴嗣君與疇能讀父書奉其先人遺命踵門來請爲序義不容辭因書數語歸之

砌街李氏宗譜序

李之得姓或以爲皋陶爲大理理諧音爲李故後世推官亦稱司李或以爲老子生李下因以爲氏二說相傳久矣書闕有閒無可考矣吾鄞李氏列甬上族望表凡八砌街李氏自知衡州府循義至徽士鄴嗣共爲十望蔚然成東浙文獻世家較他李尤盛其稱系出宋太尉諡忠襄顯忠後則本明初諸老之說而成化閒文理君創宗譜但稱由陝西綏德軍之青澗來居鄞東宋祥興閒有諱守真始徙甬東再徙城中砌街亦名車橋里不實指爲忠襄後按宋史忠襄籍隸青澗其爲忠襄後裔

鎮亭山房文集

卷八

三

雖杲堂之博學無異詞至國朝康熙閒有諱世鉉遊學會稽謁忠襄祠讀其譜紀忠襄有子十七人其十三子師古於會稽爲旁支於我爲所自出其子曰讓孫曰遜曾孫曰元振又再傳而至守真則其祖忠襄益信而有徵矣夫豈崇韜之冒汾陽彥威之冒昭諫比耶譜自成化以後嘉靖崇禎朝屢有續纂皆未成書而後之得有依據者實亦賴之光緒庚子裔孫蕪舫司馬慨然有志於斯因思守真公以降分東中西三大支中支子孫繁衍代有聞人紀載甚詳而東西兩支概付闕如乃搜賸篋得東西兩支譜稿欣喜過望於是告諸宗老乃鋒

上舍上舍亦有心人徧走郡縣久乃得西房一支於鎮海柴橋爰集宗人有所纂修存其所可知闕其所不知而延柴蓮浦明經綜其事吾門彭年文學暨其族叔俊甫明經並與其役吾門企堯孝廉暨其叔松侯運同復斥私財以助稿粗具就質於余且請爲序余受而讀之發凡起例井井有條曰請敕紀國恩也曰李氏源流考紀舊譜也曰世譜傳曰族譜考紀舊作也曰宗法宗約紀教條也而前人編定之排行附焉曰宗廟爲大夫者皆得立廟也而其祀於學與其祭於社者附焉曰第宅紀閱閱之崇也曰科名仕宦紀衣冠之盛也曰古蹟紀前賢之別業與其丙舍也曰世系紀支派也曰世錄紀其人之生卒葬處及其子女也曰家傳猶郡縣志之紀人物也曰藝文其列內編者紀一家之著述也其列外編者紀名人之投贈也曰雜紀紀故老之傳聞與其軼事也體例旣詳而行文亦得史家遺意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信乎其不誣矣夫自井田廢而大宗之法不可復賢士大夫猶思復小宗以聯其族屬則譜之所繫爲甚重李氏在唐時有房從譜砌街李氏文章經濟忠孝節烈後先相望而宗譜之成遲之六七百年之久猶缺東房一支豈不難哉抑尤有說焉表稱孝聞坊李氏爲宋

建炎扈從將軍顯忠後上舍方續尋東房一支倚一過
訪耶且安知忠襄十七子中不居其一耶詩曰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竊願效其一得焉

鏡亭山房文集

卷八

